

新戲曲叢書

馬彥祥主編

民藝出版社出版

桂元和愛蓮

李常
剛泊
著

鼓詞



8
L

第一回

說的是：人民中國真堂皇，青年男女得解放；婚姻自主，自找對象，情投意合配成雙，別人不能攔擋。誰要看不慣，老鄉們！勸他們通通思想！

幾句提綱，引出一段故事，諸位聽我唱來：

(五)太陽滾滾落西山，

家家屋頂冒青煙。

農民們扛着鋤頭回家轉，

也有的趕着老牛打響鞭。

莊東頭傳來歌聲一片，

那歌聲唱的是「解放區的天」。

您要問歌兒是那個唱，

從東邊走來一位女青年，

只見她，左肩上抗着鋤一個，

右肩上有塊手巾怪新鮮，

手巾上繡着紅花帶綠葉，

還印着「勞動英雄」真美觀。

這青年，看年紀不過二十歲，

高高的身材胖胖的臉，

她挺着胸膛向前走，

她一邊走着一邊唱，

這老漢足有五十歲，

老頭子名字叫王永富；

他二人同到家東去鋤地，

他二人正然邁步朝前走，

王愛蓮急忙站住回頭看，

王愛蓮開口忙把二嫂叫：

李玉芝笑着點頭說聲：「是，

小愛蓮聽說這話打了楞：

大大的眼睛額角寬；

烏黑的頭髮垂在額前。

邁開大步男兒一般。

有個老漢跟在後邊；

走起路來腰不彎。

這青年名字就叫王愛蓮。

天色晚父女雙雙把家還。

忽聽得背後有人喊愛蓮。

原來是婦女主席到跟前。

「二嫂哇！你到娘家才回還？」

大妹子，我回來給你把喜傳。」

「二嫂啊！你別和我鬧着玩。」

玉芝說：「你要不信那就散，

小愛蓮越聽話裏越有話，

李玉芝一見永富把村進，

你跟我去到那邊樹底下，

玉芝說罷頭前走，

往西走了沒多遠，

風吹楊柳搖搖擺擺，

玉芝的包袱地下放；

她二人雙雙地上坐，

「二嫂有話你快講，

李玉芝從衣袋掏出一封信，

「這本是給你的一封信，

你趕快回家把飯餐。」

她心裏又是奇怪又是喜歡。

忙說道：「大路旁說話不方便。

不要慌、不要忙、坐到地下細談談。」

愛蓮緊跟在後邊。

有幾棵柳樹在坑邊。

水裏的樹影亂動彈。

愛蓮的鋤頭柳枝上懸。

愛蓮連忙把話談：

「免的俺娘來喊俺。」

滿臉帶笑看愛蓮：

「喜事就在信裏邊。」

愛蓮聞聽這句話，

忙說道：「這是何人寫的信？」

愛蓮伸手去接信；

把信握到手裏邊：

你買個西瓜請請我，

愛蓮說：「要吃伏梨我去買，

玉芝一聽紅了臉，

「你敢再說調皮話，

單等婦女們來學習，

管叫你，

說的愛蓮害了怕，

「有啥正事快着講，

態度有點不自然，

寫的啥事我看看？」

李玉芝，嘴一撇、眼一翻，

「大妹呀！看信咱得講條件。

再買上兩個伏梨噴噴鮮。」

我知道二嫂想吃酸！」

照着愛蓮打了一拳。

我把信拿到識字班。

我當着大家讀一番，

小臉一紅往門後頭鑽。」

二嫂二嫂叫的甜：

咱們再別鬧着玩。」

王芝說：「我本來想對你談正事，

誰叫你跟我胡亂纏？

老嫂子不跟你一樣，

這封信的來歷對你談。

俺娘家正是趙家莊，

俺莊上有個李桂元。

李桂元年長二十二，

身強力壯正當年。

生產學習樣樣好，

青年團支書他來當。

論長的：五官端正倒是好看，

濃眉大眼嘴巴尖。

性情直爽心實在，

對人態度很和善。

冬天裏，縣裏召開勞模會，

他也是縣裏的一個模範。

那時節你在台上把話講，

在台下他兩眼瞪的滴溜圓，

別人拍手他也拍手，

別人拍完他拍不完。

只顧想你說的話，

兩手拍的疼了半天。

你說的話他全記下，

心眼裏愛上了你王愛蓮。

從那時他便愛上你，
也有人給他介紹對象，
他覺着人人不如你，
早就想和你親自見見面。
如今他託我給你捎個信，
這封信就是他親手寫，
願與不願全在你，
愛蓮伸手接過信，
識字班裏學習好，
上寫着：「愛蓮王同志，
我冒然給你寫此信，
你對我可能不熟悉，

直到現在多半年。
他總是夢比你王愛蓮。
都沒你條件佔的全。
又害怕張口容易合口難。
他叫我先來跟你談一談，
你拿去仔細看一看。
我無非給你把信傳。」
多虧他上過識字班。
信上的字兒認的全。
你是生產女模範。
還望你包涵多包涵。
我的名就叫李桂元。

若問我寫信爲啥事？

從去年咱們參加勞模會，

我服你，肯勞動來肯生產；

我服你，講話條件都在理；

自從那時認識了妳，

若能有像你這樣的好對象，

能說能寫會打算；

生產發家不費難，

早有心向你談此事，

我只覺條件不如你，

還望你考慮多考慮，

上面寫着鞠躬禮，

這樹有根來水有源。

在會上，我就認識你女狀元。

我服你，大大方方不封建；

我服你，經常參加識字班。

我心裏不斷打算盤：

能種地、能紡棉，

工作積極人稱讚，

小倆口歡歡樂樂有多甜。

不知你要求啥條件？

光恐怕談了算白談。

考慮好給我吧信傳。」

桂元的名字在下邊。

愛蓮看完這封信，

微微一笑沒發言。

兩眼不敢把玉芝看，

從地上拔了棵青草揉着玩。

且說愛蓮聽玉芝講說一遍，又看了桂元的來信，低下頭來一言不發，考慮起自己的親事來。玉芝呢，倒是個明白人，也沒馬上追問他願意不願意。兩個人呆呆的坐着，過了有吸袋烟的工夫，玉芝見愛蓮抬起頭來，小嘴嚮一動，微微一笑，隨後又低下頭去。玉芝暗暗想道：「大概這小妮子是有了主意啦！」隨即問道：「大妹子！你對這個事有什麼意見呀！」愛蓮說：「說起來桂元倒是個好青年；生產好、學習好、思想又進步；年齡也相當；那樣也不在咱以下。可就是跟他不很熟識，摸不清他的脾氣。」玉芝說：「這個事倒好辦，只要對他的條件沒啥意見，可以當面談談。」一遭生、兩遭熟，談幾回慢慢的不就熟識啦；反正這也不是一兩句話的事。」這話正對了愛蓮的心思。她心裏甚是高興，不過表面上還有些不好

意思，所以就拐了個彎說：「又不在一個村，怎麼能見面啦！」玉芝說：

「只要給他個信，叫他那天來他就那天來！」愛蓮說：「那見了面說啥？」

玉芝說：「你這個小妮子儘裝糊塗，談戀愛還用人教嗎？你心眼裏想說啥就說啥！」愛蓮聽罷又想跟桂元談談，又覺得見了面不知說啥好。玉芝又說道：「你要沒啥意見，就給他寫個信，定個日子叫他來趙！」愛蓮忙說：

「別慌！我還有幾個條件，他要答應了再跟他談，他要答應那就乾脆不用說了。」玉芝說：「你要求什麼條件啦！」愛蓮說：「你聽啊！」

現如今婦女把身翻，

和男子平等是當然。

同勞動來同生產，

工作學習都是一般。

結婚後，我還要下地去生產；

我還要參加學習班；

青年團我是團支委，

結婚後，我還要參加青年團。

工作學習和生產，

這三件那裏他不能把我攔。

他要是件件全同意，

他要是一件不同意，

玉芝說：「你算是個傻孩子，

現如今夫妻講平等，

他愛你肯勞動來肯生產，

他愛你，能寫會算學習好，

他愛你，工作積極又進步，

愛蓮說：「雖然他信上那樣寫，

咱先把話說清楚，

玉芝說道：「那也好，

今天晚上寫好信，

愛蓮說：「這事還用我寫信？

再跟他見面細談談；

你叫他，另找對象別找俺。」

這樣的條件還用談？

他還能把你來攔。

莫非說，他叫你在家閒着玩？

莫非說，不叫你上識字班？

莫非說，不叫你參加青年團？

咱也得把話說在前。

免得以後添麻煩。」

你在信上寫週全。

明天我給你把信傳。」

你跟他說說多簡單。」

玉芝說：「咱倆個說話可不一樣，

你說話人家聽着甜。

我只能給你擡個信，

包辦代替可不沾絃。」

玉芝說完這些話，

愛蓮一笑沒發言。

且說玉芝愛蓮二人又商量了一會，一同站起身來。玉芝拾起包袱，順手拍了拍包袱上的土；愛蓮順手從樹枝上取下鋤頭，兩人就各自回家去了。記住玉芝暫且不表，單說愛蓮回到家裏，正趕上揪鍋吃飯。愛蓮一面吃飯一面想着自己的心事。無意之中隨手夾了一口辣椒，放進嘴裏，只辣的她混身出汗。埋怨起她娘來：「你不知道人家不吃辣椒嗎？偏偏把辣椒碗放到人家臉前頭！」他娘說：「這是我吃的，誰叫你吃來呀！辣椒跟鹹菜就分不開，心不知道跑到那去啦！」愛蓮聽說這話，再也沒好意思的說啥。心中暗暗想道：「這事可跟爹娘說呢？還是不說？說吧？怕爹娘不叫跟人家見面；不說吧？又覺着是一輩子的大事咧，雖說與自由啦，不跟爹

娘說一句也不好。即使爹娘不同意，自己還可向爹娘多解釋。想到這裏，正巧見他爹端着空碗從外邊回來，愛蓮也吃罷飯了，就把這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她娘聽說是滿心高興，爹也沒啥意見；可是兩人要見面談話，她爹可就有了意見了：

太陽出來滿山紅，

勞動模範真光榮。

愛蓮提起桂元的事，

她娘心裏很贊成。

她娘說：「桂元那小孩肯下力

會過日子又年青。

要是跟他成了親，

你倆一輩子不受窮。

你倆打算見見面，

我看這事倒也中。

兩人熟悉了沒意見，

摸清了脾氣沒氣生。

只要這妮你願意，

爹娘的心裏更歡迎。」

愛蓮聽罷更高興，

暗想到：俺娘對事倒開通，

但不知老爹啥意見？

老永富，臉上有點不好看，

把眼一瞪說了話，

現如今婚姻靠自主，

你既然聽說他條件好，

要是當真如咱意，

你要打算和他先戀愛，

老爹我活了五十多歲，

要是萬一成不了，

永富說完這些話，

小嘴一撇說了話，

人民政府有法令，

扭過頭，看看老爹啥表情。

只見他連連不住皺眉峯。

叫聲：「小蓮你是聽：

我的看法跟你們不同：

等我再去打聽分明，

就可以和他把親成。

這個事萬萬不能行。

就看不慣男男女女談交情。

日後落個壞名聲。」

氣的愛蓮臉發紅。

再叫：「俺爹你是聽：

婚姻自主寫的清；

男女婚姻靠自願，

別人干涉算不中。」

永富說：「這個法令我知道，

我也沒有說不執行。

你要願意把親訂，

偏要見面爲何情？」

愛蓮說：「這個法令你知道，

裏邊的意思懂不清。

兩人要是不見面，

誰知道誰是啥心情。

彼此互相不了解，

婚姻自主成了虛名。

如今到了新社會，

和舊社會大不同。

從前男女不能說話，

封建的道德把人坑；

現如今婦女得解放，

和男子一樣談事情。

誰要是對這看不慣，

那怨他，封建腦筋沒打通，

他就該好好做反省。」

永富一聽把腳躁：「小妮子妳說話真難聽。

幸虧你還在青年團，

再進步，你就插翅飛天空。

怨我的思想不進步，

怨我的封建腦筋沒打通。」

愛蓮娘，一見老頭子生了氣，

她自己的心裏也不平。

開口叫聲：「老東西！」

你吵孩子算不中。

如今婚姻靠自主，

誰想干涉也不行。」

永富說：「孩子都是你慣的，

你不該叫他敗門風。」

老婆說：「男女談話是正經，

誰能說是壞名聲？」

老倆口子正爭吵，

小愛蓮一邊又把巧計生。

且說愛蓮，看他倆個老人家你一句我一句的爭吵起來，自己暗暗想

道：「老爹天生老腦筋、牛脾氣，再跟他說下去反惹的他心裏不樂。他既

然對這門親事沒意見，倒不如另想別的辦法，免得多費口舌。」想到這

裏，就趁着老頭子點火吸煙之際，偷偷的用手扯了扯她娘的衣襟，向她娘

丟了個眼色，隨即說道：「不同意見面就罷，反正人家是個能過日子的

人；玉芝又不是外人，她也不能瞞咱。那就叫她跑兩趟再說，這也不是一兩句話的事。」老頭子聽了這話才算平了氣。愛蓮娘見愛蓮使眼色，也不再說什麼。等老頭出去以後，愛蓮娘問道：「妮家：你真不打算跟桂元見面啦？」愛蓮說：「你聽哪。」

叫聲：「俺娘聽我談，

老爹爹他的心眼死，

給桂元捎去一個信，

談成了他也沒意見，

他日後若是知道了，

雖然說他的腦筋死，

就算他心裏不高興，

老媽媽聽罷抿嘴笑：

這點小事不用作難。

咱何必跟他打麻纏。

背着他俺去當面談。

駁不成這事就算完。

咱再給他把道理談。

這二年他也有轉變。

也不能把我的婚姻攔。」

「俺妮的辦法怪周全。」